

戴

東

原

集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季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軌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
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
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
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
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
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
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
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
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

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又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榷槩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謨

河閒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尙書今文古文考

書顧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標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河閒獻王傳經考

刻石河閒府
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間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季知周公致太平之迹

段玉裁案

此述字禮記正義化道

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

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亾而毛詩獨存魯

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深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

之間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

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

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

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

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別獻王

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別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別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

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亾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

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
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
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
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
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
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
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
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
乃贗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

篆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管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禘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尙書今古文考

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

尚書以入於秘府未別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
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其爲博士之
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
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
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鑄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
之略衛宏定古文尚書敘云

段玉裁案當作
詔定古文官書

伏生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鑄齊人語多與潁川

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竝見采錄前此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冲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

古文尙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
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
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
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佗九共大禹謨棄稷
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
伊訓伊陟案舊佗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以此十六
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
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

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亾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適當其亾篇故志厘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買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佗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

次不可讀歟逸書旣亾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
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
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
合五十八篇之數轍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
同卷異序者異卷亾篇之序別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
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
實始何人曠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
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
尚書而非漢時秘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

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

案馬鄭王

所傳真古文不得并非之考此篇自狄設黼展綴衣至末踰季卽位

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季卽位禮之大常不必

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侯

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

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季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

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

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季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

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答必無是

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鄆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

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別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紂佗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佗也實自鄭衛桑閒濮上巨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閒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

之能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
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
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
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
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
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
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深虞劓唐
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

卯朔辰時日會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閱百詩尙
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廟諸人傳會後旣
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
康成考之方佗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
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
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
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僂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
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
會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
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

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季西州三川皆震三
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
漢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
推日會泐魏黃初已後始課日會疏密及張子信而益
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泐無舛有當會不會不當
會而會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會一事可以驗
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泐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
動失行則必不可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泐矣或
曰日會旣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
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

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會修德月會修
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
孔之醜又言彼月而會則維其常此日而會于何不臧
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
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
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
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亾其詞者六故

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徙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季閒固不必無玁狁囁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標有梅解

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季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

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季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

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

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宐有此懼邪亦

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

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說據詩禮證之男

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

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季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

三季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

春秋傳晉侯問公季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季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

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

周禮

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季數而已若必垂十季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季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阻蓋不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齟毀齒十六然得復過此百

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齟十四然後其化成

盧辨

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爲婚

姻之季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

書曰管聖王爲法曰丈夫季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季

十五毋敢不事人

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

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名以上皆書季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隄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覈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

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妻曰吾不以妾爲媼

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

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隄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爾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蘩夏小

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

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

韓詩傳同

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

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

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

計其季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

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

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

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

隄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隄以時月夫婚姻

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
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季而失人倫之
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隄以時
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之期及
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季不
隄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
十亦未遽爲季衰則知梅落非喻季衰也梅之落蓋喻
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
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
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

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言先妣在宮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稷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闕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

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頴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高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從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具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

不得屬之譽則譽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閒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夏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言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宮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蕪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

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燕子者許蓋之
云弗燕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
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
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燕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
有子而曰以弗燕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佗不前曰
以弗燕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
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
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
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

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

禘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

箋云夙之言肅也

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

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夏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娥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襍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威悖矣稷契之生旣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醜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一 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氛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季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季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季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季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季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季中數云者日躔發斂

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恣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季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

無事於夏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
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
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季大史按其從夏時所
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曰此之謂正歲季以序事也後儒
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政
政爲正屬
下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
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
歲季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

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

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

他書不必然

如正月之吉亦夏時

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
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
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
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
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
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
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
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

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會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末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

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亾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亾篇數傳合爲

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別此二篇則
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黻廟
篇見於禘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
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
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
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
實多自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歷三十九篇史
繩祖謂大戴記禘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
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
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

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
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
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他注人姓名朱子引
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泔龜文以注
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
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
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
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

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亾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始俗儒未省照從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謚傳隋書牛閣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

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竄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袂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季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薨未踰季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季旣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季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旣嗣薨則書薨彼未嗣薨者而我以薨書可乎彼旣嗣薨者而我不以薨書可乎立子以正君夢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

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
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
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
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

正月非朔則書日

定公

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

事不書卽位以表微

隱公

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

已也踐其位者宐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
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

莊公閔公僖公

繼故之變文則書卽

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

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季則書薨桓十三季書衛侯成三季

書宋公衛侯是也書薨與國內稱公同文公公成公皆先

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季也既葬踰季不必論矣雖既葬猶

曰子文十八季書子卒僖二十五季書衛子未踰季也

未葬未踰季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季爲斷不斷於葬未

葬有既葬未踰季而書薨者乎宣十季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

齊聘新君初卽位成四季書鄭伯既卽位嗣薨矣春秋不得而

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

所託如傳言晉于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

是始墨之類

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季書薨者是文公成公
書公卽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薨
同不可以薨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倍九季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季晉
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季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季卽君位
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季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季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季宋卽
位而出奔歸不得書薨天下間鄭世子忽不問鄭伯忽
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

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

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

之周諸侯曰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

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春秋凡書王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舊稱公之說非

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之書爵王

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

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季突歸于鄭

不以國氏纂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

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季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

國爲奪哀六季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

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
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
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穀梁氏曰
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
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
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
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
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

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得無澣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卽君位於澣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卽位史記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澣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卽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間乎

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爲氏有外者是欲掩
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
不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
先君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
哉桓將不行卽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
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
太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
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
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
旣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

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幽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

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管我先王

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

有記並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

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始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

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季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郤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郤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政衰公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季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始不絕如

續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啻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啻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管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

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窬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郃北百餘里郃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窬所窬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窬城不窬遭迫逐自郃而遠窬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息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息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郃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戴東原集卷第一

戴東原集卷第二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撰

明堂考

三朝三門考

匠人溝洫之訟考

樂器考

記冕服

記皮弁服

記齋弁服

記朝服

記玄端

記深衣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記冕弁冠

記冠衰

記括髮免髻

記經帶

記纁藉

記捍決極

明堂考

明堂咨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
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
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
室也

釋名夾室在堂
兩頭故曰夾也

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

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
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
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
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
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
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

謂之个

左傳昭公四季使寅饋于个而退杜

兩旁之名

也

劍管之兩旁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

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

室有夾

堂東曰東夾室有西曰西夾室

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

左傳所

有房

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

惟南嚮一面明堂

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

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宐也

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

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

于

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祀五帝聽湖會同

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

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

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

劉向別錄

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廡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

凡朝君臣成立於庭

古字庭本作廷廷說文云廷朝中也

朝有門

而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

郊特

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諸侯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

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

案人及玉藻之

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土正記其位

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

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斷獄蔽訟及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

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以朝士掌其灋

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

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

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魯者仲尼與於

蟠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蟠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

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

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
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
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
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
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
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
甚眾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沿革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

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沍通十爲成沍在成閒也

十成爲終沍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

南畝而耕隰縱遂橫溝縱沍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隰

橫遂縱溝橫沍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

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

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沍橫澮縱自然川

橫但據南畝者言之

成方十里沍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

十

田畔邊於沍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沍蓋

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

者二十

田畔邊於澮者

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

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沍近倍大於沍三倍有

半洫廣八尺澗八尺廣澗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澗丈四尺廣澗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法命之洫二水強侵賤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爲法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虞其南鐘十六枝一虞其南

鑄爲一虞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鑄鼓又在鑄西直西階之東諸侯亦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亦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鑄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處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應鼗鼗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圜者

擊鼗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鼗以擊鼓側當之佗堂下
之樂先擊胡鼗應鼗應之胡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
之棘

毛詩周頌作田

棘之言引也胡鼗在西置鼓北應鼗在東

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斂
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箜篌簫箏管倚於堂斂者執之
以斂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牘應雅三
器械樂用之賓醉而出秦箘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
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指擊大
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擊指擊字異音義

同指謂敔擊謂祝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予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空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磬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鼗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磬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鞀管乃佗故曰令奏鼓鞀奏謂歛管也拊與祝敔皆宐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眾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

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雌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纁各六衣用纁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纁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纁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盲先王則衮冕
盲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
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
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
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也鷩畫以雉謂鷩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
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

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袞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褐衣以玄舊

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纁九旒謂之衮冕冕服七章纁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纁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燕旒屬官經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纁之旒

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
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褻賜則有褻衣不過袞
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
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
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

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

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

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
希冕玄冕高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高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
子不蔽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仲上服然尸服有

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鬻弁之衣皆
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
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褷辟積
蕪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揜之交裁如燕
尾而後坐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
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其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
緇帶素鞶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
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

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麕裘狐
白裘麕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
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
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
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
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
狐白襍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屨韠韠韠韠韠也冕服赤韍士

昏禮主人齋弁纁裳緇衾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
親迎裨冕歟或曰衾亦鞞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衾紳
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鞞故以相別異巨檀弓記曰
天子之哭諸侯也齋弁紒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
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
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韋爲弁又以爲
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韋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
詩稱韋鞞有奭以佻六師左氏春秋韋鞞之不注案詩六月
正義引樸問志云韋鞞之不注不即韋鞞矣齋弁服禮
讀如幅今成十六季傳佻附注

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蕤蒼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鞞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袵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紉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性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
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
裳黃裳襍裳可也王藻記曰鞞君朱大夫素士衛韋鄭
氏以爲玄端之鞞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
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舄素積白舄玄端黑
舄凡冕服皆舄大夫士爵弁纁履素積白履玄端黑履
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
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
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麕裘土
入廟宜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歟故玉藻記

曰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麕裘青紆褰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蟒皮弁素服或絞衣麕裘乎毳用鹿裘無衿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衿衿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毳橫廣之又長之有衿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色也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緇可知也士玄端若淡衣狐黃及襍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淡衣之裘也

記淡衣

澣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澣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澣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繚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澣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纘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緞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袷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拵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

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袷圍二尺四寸規胡下剡衣之幅記曰袂圍以應規又曰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袷胡下也剡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漢衣三袷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尺是爲漢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縹裳下緣謂之緇與純袷廣各寸半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襪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體禪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

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
曰衿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
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衿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
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
君子之於褻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纁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
如其采延前圓坐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

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
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二章至一章而
六冕纁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槩舉諸
侯又申之曰纁旒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
公侯伯子男無降差同也延有紉自延左右坐筭貫之
以爲固紉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筭坐其餘凡冕
弁筭有筭者紉記曰天子冕而朱紉諸侯冕而青紉士
冠禮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紉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
弁之紉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
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緇以結之

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
纓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
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
不緇委武玄縞而後緇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
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泐大古冠以爲薺冠
而吉冠碎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去缺項冠卷
謂之武或謂之委纓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旣纓飾以
綏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綏諸
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
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

也。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屬武者。纓也。不言纓。以綏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緹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筓而冕弁有筓。筓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筓者。纓。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筓。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

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之有笄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皐夏后氏之收殷之尋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尋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
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齋弁其家祭則降
焉鄭氏謂齋弁而祭於己惟孤曰余以謂少牢饋食大
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
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
也周官經燕齋弁鄭氏謂齋弁制如冕殆非也陳用之
曰或曰齋弁卽韋弁目韋其質也齋其色也斯言蓋近
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
服臣之禮也

記冠裳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差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凍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季期有差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差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差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殯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喪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總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總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

功冠衰十升無受喪服殤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喪服小功之正也開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衾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

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
衣闕其領際謂之闕中左右各四寸碎領謂之適廣四
寸合左右與闕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
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闕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
屬袂終幅袷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
衽後坐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蕤尾尺五寸所以掩裳
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
三碎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
三衤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緝之亦如其削幅矣
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坐衽喪冠廣二寸右碎

三總小功左辟皆緇縫鍛而弗灰斬衰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纓武其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緝於外故曰外緝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季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鬢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緇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緇冠是也旣祥而緇冠素紕所謂素緇詩

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
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
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
而縞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髮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纒
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
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

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喪之免也。去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旣成服。不括髮。啟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宜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襍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幪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

卻繞紒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
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髮齊斬之髮皆布總
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其義
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髮言髮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
笄太笄一視太冠之節也鄭氏曰太纚而紒曰髮如今
婦人露紒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髮
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幪頭
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髮而失
之

記經帶

喪服斬衰苴經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經一以爲齊衰之經五分齊衰之經一以爲大功之經其經也皆纓經惟中殯大功不纓經五分大功之經一以爲小功之經五分小功之經一以爲總麻之經受服五分其麻經一以爲葛經凡經帶之殺五易其首經一以爲要經要經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經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總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殯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殯小功之帶澡麻斷本不糾垂也閒傳曰旣虞

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纁藉

纁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纁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纁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

之纁以其承玉故曰纁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
有不必纁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故
覲禮記云奠圭于纁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
無藉者襲不云無纁積以藏玉纁以承玉纁則受命反
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啟積取圭垂纁者非
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竝呈之也至宰與
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爲
儀也使者受而垂纁於君前竝見之亦以爲儀然纁與
積爲類聘言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
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亦纁而又無錦帛等藉之言

之楊也雖玄纁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
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纁與束帛以解記
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
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纁雖
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
不言楊襲者賤不楊也此明賤者皆無以楊爲敬之儀
是賤者皆襲不必言楊襲也又云纁有組繫也明垂者
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
藉始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楊襲圭璋特

已下又明賓主各自爲楊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高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楊亦是也語簡而得鄭意孔冲遠襍別各說反滋疑惑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一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帀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徒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鞬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鞬也

捍周禮繕人注作并

鞬釋文苦侯反劉云彊字之異者

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

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

引弣彊也

決字亦作挾又作玦

詩刺童子佩鞞毛傳以鞞爲玦內

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鞞

射決也所以鈎弣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

正王棘若擇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繕然則決皆

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弣令不契指也

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會指將指無名指
小指短不用士褻禮則纒極二

戴東原集卷第七